

醫生的第一刀

◆ 撰文 / 何日生

一九九四年慈濟大體捐贈剛剛要創立之初，證嚴上人就要求大學從空間上讓學生有明亮及舒適的感受，他說：「解剖學科將設置於大樓之通透明亮、視野良好的二樓，以有別過去臺灣大部分醫學院將解剖學科設置於地下室或學校較偏遠處之習慣。」

耶魯大學的努南教授(Sherwin B.Nuland)曾經說：「一個醫學生初次面對身體的感受會決定他以後面對病人的態度。」醫學生解剖的如果是一具頭已經腐爛的無名屍，或一具罪犯的身體，他對於身體的厭惡感，會一路伴隨著、影響著他日後對待病人身體的觀感及情緒。

解剖身體的學生一開始看到死亡的軀體，當然會有恐懼。尤其想到被解剖的人跟自己一樣曾經是血肉之驅，如今要被一刀一刀地切割，當然心中會害怕。爲了避免對於解剖的恐懼，空間設計上，希望不能有那種陰森和疏遠的感受。所以慈濟的大體解剖室設置在二樓教學的大教室旁邊。

除了空間上讓學生去除對死亡刻板陰森的印象，慈大解剖系的主任王曰然教授說明家屬對於學生克服內心的恐懼有很大的幫助。

「醫學系三年級的學生才二十出頭，這些二十出頭的小朋友對於一個去世的遺

體還是會有畏懼的，或是你要他們拿起刀子來在人身上切切割割，也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得到的。所以要開始的時候會邀請家屬來，一方面是告訴家屬我們要開始這個課程了，一方面是家屬也會給學生一些鼓勵、支持，就是要他們好好的學，不要害怕等等。所以就是要家屬跟學生之間有更多的互動，讓家屬對於醫學教育這塊領域，好像給人很遙遠的這塊領域有了一些接近的感覺。」

證嚴上人強調對大體老師的尊重，也在解剖技術的設計上表達出來。慈濟大學對於大體的處理方式極其恭敬及審慎，大體老師在經過冷凍後，很安詳地平躺在床上睡著一般。我們可以預期如果學生能恭敬地對待一個已經寂滅的身軀，他將會更恭敬地對待以後面對的活生生的病人。

負責大體科學處理的曾國藩教授，現在也是慈濟大學的研發長，多年來一直致力於大體老師保存及解剖過程如何做到上人期許的尊重。他建議採用皮下注射，而不是福馬林，以避免大體有福馬林的異味感。曾教授進一步觀察到，以往傳統防腐處理造成蛋白質變性，使操作者觸碰人體的感覺與臨床手術時所遭遇的情境截然不同，限制了基礎解剖學與臨床手術間的連結。在得知德州休士頓醫學中心偶爾會因遺體處理程序延誤，將未做防腐的身體冷

凍起來，作為日後病理檢查使用。這種作法啓發了曾國藩教授擴大遺體捐贈意義的思考，進而引進急凍大體技術。

急速冷凍的技術是在捐贈者往生八小時內，經過驗血、消毒後，以攝氏負三十度急速冷凍儲存遺體。遺體看來和睡著沒有兩樣，大體老師存放數月或一年後，只要上課前三天回溫處理，室溫下只能使用四天。冷凍大體除了沒有血液流動、心跳、脈搏、呼吸與體溫之外，組織器官皆與活體相同且具有彈性。學生手術演練時，可以準確觀察各組織與器官，並模擬臨床處理與手術技術。

正如達文西將人體的美用科學理解，用藝術表現。過去無名屍的解剖，學生很難有美的經驗與感受。慈濟的大體捐贈，捐者是一個願意奉獻的心，而他們的身體又經過細心完善的處理，因此學生的感受是一種美的歷程。外科張群明醫師敘述他在慈大七年級解剖大體老師的經驗：「我覺得看到的人體就是一幅很漂亮的畫，然後可以有機會在上面做大體解剖的時候，就是在那邊修修補補，因為我自己也蠻喜歡藝術創作，我覺得那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

這種科技及藝術結合的感受，不只讓醫學生在第一次接觸人體的過程中留下美好的記憶，學生面對的更是一個高貴的靈魂。看到大體之上的一個大愛無求的生命，學生在以後的日子裡，將會承繼這種崇敬及高貴的心靈意識對待病人的身體。身體是高貴的，是美的，是深具愛心的。

不是一具惡臭，沒有情感，麻木的肉體。

在大體解剖之後，學生必須小心翼翼地將每一個器官放置回原來的部位，並且將大體縫合。每一針都必須對齊，間距要一樣，務必讓大體老師及家屬感受到那一分尊重。在上千針的縫合中，學生恭敬不捨地經歷與老師的離別。一年下來，從老師身上學到人體的奧秘獨特高貴，那是他對人體的第一個印象，也會是永遠的印象。這印象伴隨他們在行醫的路上懂得尊重生命，不懼怕病痛的身體。

慈濟大學解剖系的王日然解釋，這是學生尊重大體老師最重要的步驟之一。他們不會將大體物化，因為最後他們必須將老師的身體與容顏完整地復原。這復原過程就是一個感恩的過程。

大體縫合之後，火化儀式前，在精舍師父的帶領下，舉行追思的儀式。感恩儀式中，當學生因為看不到老師的臉而痛哭失聲時，學生的生命已經經歷過一次蛻變，他對老師有了情感，他動刀，他縫合，他闔上了透明棺蓋，他已經把他當成自己的親人。當資深住院醫師終於在真實的患者身上畫下第一刀了，那一切都要感恩他們的大體老師，他們曾經在老師身上畫下百刀，以求現在能在患者身上畫下正確的第一刀。大體老師的大捨，成為醫學生一種無言的教化，所以上人稱他們為無語良師。🌿

